

“时间是一个房间”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时间概念隐喻的认知解读

梁晓晖

(清华大学 外语系, 北京 100084;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 北京 100091)

提 要: 英国作家福尔斯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其《法国中尉的女人》作为英国后现代元小说的代表作品, 其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备受评论关注。但作品的语言特征如何展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认知理据尚无人探究。本文试图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探讨文本中关于时间的概念隐喻。本文认为, 小说文本中叙述者的用语和人物的语言都蕴含着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 从而在客观真实的时间观之外又建构了人类感知的的时间观, 即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主张的现象学时间观。

关键词: 存在主义; 概念隐喻; 时间是空间; 客观真实的时间观; 现象学时间观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11)01-0044-07

“Time is a Room”:

A Cognitive Study of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n Time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LIANG Xiao-hui

Abstract: Fowles is an author greatly influenced by Sartrean existentialism. As a masterpiece of British postmodern metafiction, hi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with its existential thoughts. However, no criticism has approached the linguistic forms of the novel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yet in the exploration of its existential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n time in the novel with the help of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t exposes that the TIME IS SPACE metaphor permeates both the narrator's and the character's language, establishing a constructed view of time beyond the cosmological view of time, a view in line with Sartrean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view of time.

Key words: existentialism; conceptual metaphor; TIME IS SPACE; the cosmological view of time; the phenomenological view of time

1. 引言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英国后现代元小说的代表作品 (Smyth, 1991; Stevenson, 1991; Onega, 1995)。元小说表达了后现代世界中那种迷茫、怀疑、不确定的情绪 (McHale, 1992), 它质疑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真实观, 并彻底打破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 (Waugh, 1984; 陈静, 2007b; 欧亚玲, 2009; 王慧、徐凯, 2005)。其中, 国内外众多评论性作品和文章都论及了《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存在主义思想。Pohler (2002: 57) 强调, 《法国中尉的女人》具有突出的存在主义倾向, 理所应当以存在主义的理论进行解读。作者福尔斯 (1977: 140) 本人也明确表示“这部小说就是要在按时间来讲还不可能的年代, 展现一位存在主义者的意识”。陈

静 (2007a: 97) 认为, “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并且对之情有独钟的福尔斯在这部小说中为存在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图解。”

这些评论大都是从存在主义关于个体对自由的追求方面对小说的内容加以探讨, 很少有文章专门涉及小说的语言特征。而在后现代元小说中, 对文本语言特征的识别可以更好地去揣摩作者的认知手段。所以只有在认知层面阐释作品的语言形式, 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主题的建构手段。

Punday (1997: 318) 提出, “福尔斯对存在主义主观性的理解主要源于萨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个体对时间的考量”。这一点在其他评论中鲜有提及。本文试图通过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来探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特的存在主义时间观是如何通过与时间有关的概念隐喻得以实现

的。小说中的概念隐喻既存在于叙述者的语言运用中,又表现在人物的语言中;它们一方面围绕客观真实的宇宙论的时间观,另一方面围绕人类感知的现象学的时间观,从而在时间这一概念上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并突出了存在主义的现象学时间观。对这些概念隐喻的识别与欣赏为读者解读作品主题提供了认知理据。

2. 时间观与概念隐喻

福尔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思想的影响。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以现象学为基础;他的现象学有一个重要议题,即关于时间的论述。他在其重要著述 *Being and Nothingness* (1958; 2003) 中提出了与经验哲学相反的现象学时间观。根据英国传统的经验哲学,时间的各个分段即“过去”、“现在”和“将来”是按照顺序依次流逝的,从而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线性序列。与此相反,萨特认为,研究时间的唯一方法是把时间作为一个整体,一种立体的三维(过去、现在、将来)结构(*ibid.*: 130)。“过去”就是我为超越物所是的自在;“现在”的瞬间源于自为的一种正在实现的概念;而“过去”,如果有必要的话,成为“现在”需要实现价值所追求的物(*ibid.*: 143)。也就是说,过去的事物难免受到现在立场的诠释。“将来”,并不是时间线性序列中将要来临的时刻,而是“现在”朝着它超越的可能(*ibid.*: 152)。萨特强调时间上的自由,作者可以打破传统的线性时间,在时间的三维结构中自由表现。

那么萨特的这些思想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语言上是如何得以体现的呢?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许多潜在或明显的与时间有关的概念隐喻。

作者福尔斯(1977: 139)本人宣称“一个人无法描述真实;只有通过隐喻来指称真实。”针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不明确的安排, Doherty(1987: 65)也认为,隐喻是一个提供秩序的手段,使本来凌乱的顺序呈现出假设性的秩序。由此可见,隐喻是探究《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主题建构的重要手段。

但这种隐喻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表达,更应是深入作者认知的概念化手段。Lakoff & Johnson(1980)的概念隐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阐释工具。他们认为,概念隐喻是以始源域来理解目标域;始源域依据人们的经验产生,具有完整连贯的结构,其中的概念较为具体;目标域结构相对模糊,其中的概念较为抽象。例如,在 *Life is journey* 这一概念隐喻中,我们对 [journey] 具有完整有序的认识,于是利用 [journey] 作为始源域来理解 [life] 这一结构较为模糊的目标域。他们还强调要区分概

念隐喻,如 *life is journey*, 和体现在语言中的隐喻表达,如 *People try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n education so they will get a good start in life* (Kövecses, 2002: 3; Lakoff, 1989: 50 - 1)。可见这里所说的隐喻并不一定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装饰性语言,而更是指语言背后的跨域映射系统。Lakoff(2007)甚至认为数学和物理学的很多基本原理和思维背后都隐藏着概念隐喻。

笔者认为,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借助贯穿文本的时间概念隐喻,作者创造了具有存在主义现象学时间观的主人公查尔斯,并通过叙述者的引领使得这一观念得以鲜明和深化。

3. 叙述者的时间观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叙述者对时间观最明确的表达出现在小说的第13章叙述者对自己这部小说所作的长篇论述中。这一章叙述者暂停了他的故事,转而发起了议论,提出自己本意不是写小说,而是把这部小说创作成一部“论存在的水平性”的论文:

(1) Or perhaps I am trying to pass off a concealed book of essays on you. Instead of chapter headings, perhaps I should have written “On the **Horizontality** of Existence”, [...].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85, 以下页码标记引文皆出自同一小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叙述者彻底打破了他在前几章所制造的真实气氛,转而采取一种论文书写者的语气对自己小说要展现的主题大加议论,并给出了用以替代小说的论文题目。这个可能采取的论文题目是理解小说主题的一个很好的入手点。在此“**Horizontality**”这一描写空间的词汇最令读者费解。为此我们可以参考作者自己对此词的解释。作者福尔斯(1977: 142)本人曾在《一部未完稿小说的笔记》中指出“从人们的理解力和可供理解知识的比例看,历史是水平 [horizontal] 的。(尤为重要的是),从个人在生存中获得的幸福看,历史是水平的”。也就是说,人类难免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去透视以往的历史;但人类切不可因此就任意嘲弄以往的历史,个体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其实都是针对自己时代水平的,不能简单地说比其他时代存在实质的飞跃。于是客观时间的线性流逝在这里被淡化,认为历史是从低到高线性发展的观点被否定。相反,每个个体所处的时代在人的感知中被无限放大。这里,水平性展示的正是与客观上真实时间的线性流逝相反的概念。

除了作者对“**horizontal**”一词的解释,叙述者更是通过人物之感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2) In a vivid insight, a flash of black lightning, he saw that all life was parallel: that evolution was **not**

vertical, ascending to a perfection, but **horizontal**. **Time was the great fallacy**; existence was without history, was always **now**, was always this being caught in the same fiendish machine. All those painted screens erected by man to shut out reality—history, religion, duty, social position, all were illusions, mere opium fantasies. (p. 179)

这里,客观真实的时间被说成是一个大谬误,而人物所感受到的时间的流逝、生物的进化用了两个描述空间的词汇“vertical”和“horizontal”来描绘,二者都蕴含着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这两个词汇恰恰对应于两种时间观。在客观真实的宇宙论时间观中,时间从过去流向现在再流向将来,时间的流向是单向的,是不可逆转的,由此历史的进化是由低向高的,是垂直的。在此,叙述者用“vertical”一词来描述这种时间的线性流动和历史的进化。相反,叙述者坚持的是现象学时间观,即在人的感知中,时间可以逆向流动,时间可以被压缩,如同在一个水平面上一切可以不论方向自由移动,即“horizontal”。由此,叙述者所要选取的题目“On the **Horizontality** of Existence”得到了清晰的诠释:人类的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呈现水平状态的。人类难免以自己的时代标准去评析以往时代,但各个时代各有特色,不能以今鄙古。人类所感受到的存在最为真切的是“现在”这一时刻。真实时间被否定,虚构时间被彰显。而二者都通过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表达出来。

Ricoeur 对时间的区分可以用于描述这两种时间观的差异。他认为人所感知的时间与客观真实的时间是不同的。他称前者为“心灵时间”,而后者为“客观时间”(1985: 12)。客观时间是线性流逝的,是不受人的感知影响的,它依据的是英国经验哲学的传统。而心灵时间在人的感知中是没有固定的方向性的,是可以停顿、甚至逆转的,它正是以萨特为代表的 20 世纪存在主义现象学对时间的看法。可以说,《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叙述者的时间观在“真实的时间观”之外又建立了现象学的“虚构的时间观”,使读者从一个侧面感受“虚构与真实”的冲突。

叙述者给自己的论文所拟的题目“从某种意义上即本小说的主题”中所蕴含的概念隐喻在他安排情节时的语言中处处体现。小说中,叙述者不断让两个时代的事物得以并置出现,并经常使用带有时代特点的词语和具有否定意味的语句。当他描写查尔斯时罗列了一系列的现代发明并把它们引入了查尔斯的世界加以议论:

(3) Though Charles liked to think of himself as a scientific young man and would probably not have been too surprised **had news reached him out of the**

future of the airplane, the jet engine, television, radar: what *would* have astounded him was **the changed attitude to time** itself. The supposed great misery of our century is **the lack of time**; our sense of that, not a disinterested love of science, and certainly not wisdom, is why we devote such a huge proportion of the ingenuity and income of our societies to finding faster ways of doing things—as if the final aim of mankind was to grow closer not to a perfect humanity, but to **a perfect lightning flash**. (pp. 15–6)

在这段议论中叙述者指出,现代人们的时间观念业已改变。叙述者把一系列诸如飞机、喷气式发动机、电视、雷达等 20 世纪的新发明引入到一个世纪以前,从而对 19 世纪的人物进行评论,暗示查尔斯是具备超前思想的人。例(3)中 Though Charles liked to think of himself as a scientific young man and **would probably not have been too surprised had news reached him out of the future of the airplane, the jet engine, television, radar** 一句是虚拟语气,指出这些现代发明出现在 19 世纪的非现实性。

像例(3)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在描述波尔蒂尼夫人的残酷时,叙述者说

(4)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place in the Gestapo for the lady**; she had a way of interrogation that could reduce the sturdiest girls to tears in the first five minutes. (p. 23)

盖世太保本是德国纳粹的秘密警察组织,成立于 1934 年。这个 20 世纪的机构被拽回到 19 世纪使得两个时代的人、物并置了。同样,在描写萨拉的就寝时间时,叙述者又提到了现代发明:

(5) The house was silent, and the town as well, for people went to bed by nine in those **days before electricity and television**. (p. 83)

在描写查尔斯与未婚妻无聊的夜晚时,叙述者提及了现代娱乐方式:

(6) And the evenings! Those gaslit hours that had to be filled, and **without benefit of cinema or television!** (p. 100)

另外叙述者感慨萨姆与玛丽虽背景不同、互不了解,却不影响二人交流与相爱:

(7) Yet this distance, all those abysses unbridged and then **unbridgeable by radio, television, cheap travel and the rest**, was not wholly bad. People knew less of each other, perhaps, but they felt more free of each other, and so were more individual. (p. 115)

以上各句有一个共同的语法特征,即它们都含有潜在的否定成分。例句(4)同例句(3)一样也是

一个虚拟语气,指夫人在盖世太保里谋职的非现实性。例句(5)和例句(6)的现代发明“电、电视、电影院等”都放在由“before...”和“without...”引导的介词词组后,而这两个介词词组都含有否定含义。例句(7)中的收音机、电视、现代廉价旅行方式等现代设备和生活方式用于否定过去分词“unbridged”或否定形容词“unbridgeable”后,意味着这些事物并没有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

但是,否定词或具有否定意味的语法结构的使用不仅仅否认了这些事实的存在,同时又暗指这些现代事物在19世纪的出现是叙述者或读者的期待。说古埃及没有飞机不是一种自然的说法,因为没人期待古埃及会有飞机。在以上各句中无论读者是否认为19世纪存在这些事物,一旦进行否定,否定的形式就暗示了这些期待的存在。于是,叙述者把读者本该适用于20世纪的期待前移到19世纪的故事中与其中人物并置,仿佛这些新装备在叙述者的叙事中能够穿越时间旅行,出现在100年前。客观线性时间被忽略了。

要理解这种客观时间与感知时间的冲突,读者必须同叙述者一起在认知上作一个时间上的逆向飞跃,假想20世纪的新发明能够回溯旅行,穿越100年的时间去到19世纪。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时间不仅可以被逆向穿行,致使现代的发明在期待中可以出现在19世纪,在下句“The colours of the young lady's clothes **would strike us today as distinctly strident**”中,女子的衣着被拖到了100年之后直面读者的审视,这里时间也不是按部就班地线性流逝,而是被跨越了一个时期,从1867年直接跳到了1967年。但是,在客观世界中,这种在任何方向都可以作旅行穿越的行为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发生,在时间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任何人是不可能从现代回到古代,也不可能从古代直接跳到现代的。在上面这些不同时代事物以否定句式并置的表达中时间被当作了空间,可以在其上任意穿行。只有时间被空间化后,才能任由人在其上以任意方向穿行,犹如在水平面上。于是在以上各句表达中隐含着与叙述者所拟论文题目背后一样的概念隐喻:TIME IS SPACE。

同时,由于20世纪的新发明与19世纪的人物面对面的出现,两个世纪被并置到了一起,导致时间被无形中压缩了,100年的间隔被压缩成了一个时间点,时间被概念化后具有了空间物体的可被压缩的属性。这也隐含着概念隐喻:TIME IS SPACE。“时空压缩”的概念是由Currie引入对后现代作品的批评的。他在研究了David Harvey与Fredric Jameson的观点后提出了这一概念(Currie, 2007; Harvey, 1989)。他认为,随着现代发明的出现,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乘坐飞机穿越整个地球,或

者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中看到以前不能同时看到的地球的各个部分,甚至用跨洋电话与在世界另一头的朋友通话。于是这些新发明制造出一种时空被压缩了的感觉(Currie, 2007: 9)。其中时间压缩的概念可以借用到《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在作品中时间像空间物体一样被压缩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在安排情节的语言中所体现的TIME IS SPACE这一概念隐喻的双重含义:第一,空间的特性被映射到时间上,于是时间具有不同的流向,既可以从现在回到过去,又可以从过去跳过一段时间到未来,人们可以在其上以任意的方向穿行;第二,空间物体的特性被映射到时间上,时间可以被压缩变为一个时间点。空间化后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真实的时间观,突出了现象学的时间观。

如果在上面这些例句中,TIME IS SPACE这一概念隐喻是潜在的,那么在例(3)“Our sense of that [the lack of time] [...] is why we devote such a huge proportion of the ingenuity and income of our societies to finding faster ways of doing things—as if the final aim of mankind was to grow closer not to a perfect humanity, but **to a perfect lightning flash**”中的这句话里,该隐喻被明显地表达了出来。这里叙述者指出,人类这些科学发明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也不是为追求完美的人性,而是为了找到更快的方法做事情,以得到更多的时间。于是人类对时间的追求通过一个隐喻表达“Time is a perfect lightning flash”展现了出来。在这句隐喻表达中,闪电是靠光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空中长距离穿梭形成的。当用闪电来比喻时间时,时间的长短在用空间中的距离加以衡量,于是“Time is a perfect lightning flash”成为TIME IS SPACE这一概念隐喻的语言表达。同时当时间被用闪电来衡量时,时间被压缩成了最短的极限,于是这一隐喻表达更体现出人类生活中时间压缩的倾向。现代人对时间新的态度就是要追逐闪电般的时效。

在叙述者的安排中,不同时代的并置不仅限于人物与事物,甚至扩展到了叙述者本人与人物。《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第一章先是成功营造了一种典型的维多利亚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气氛。但没过多久这种气氛就被叙述者自己破坏了。故事开头主人公查尔斯正与未婚妻在海边散步,而叙述者以一种20世纪观察者的身份出现了,手里还拎着一个望远镜:

(8) **The local spy**—and there was one—might thus have deduced that these two were strangers, people of some taste, and not to be denied their enjoyment of the Cobb by a mere harsh wind. On the other hand he might, **focusing his telescope** more closely,

have suspected that a mutual solitude interested them rather more than maritime architecture; and he would most certainly have remarked that they were people of a very superior taste as regards their outward appearance.

The young lady was dressed in the height of fashion, for another wind was blowing **in 1867**. [...] The colours of the young lady's clothes **would strike us today** as distinctly strident; but **the world was then** in the first fine throes of the discovery of aniline dyes. (p. 8)

在这一情节中,“Another wind was blowing **in 1867**”和“The colours of the young lady's clothes **would strike us today** as distinctly strident”两句中关于时间的标识词“1867”和“today”表明,叙述者对查尔斯未婚妻的衣着给予了超然于人物时代的评论,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向读者进行了公然的提醒。叙述者对人物衣着的详细描写和置身事外的品头论足,使读者意识到前文的“**The local spy**”这一稍带贬义的指称,这一处处盯着人物的探测者其实就是叙述者本人,他拎着望远镜来到了人物周围。虽然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者也会偶尔发一下议论,但这都是为提高叙事的可靠性,而且叙述者的意见也是与故事相融合的。但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叙述者却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出现,并不断标识自己异于人物的时代、立场和观点,这就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方法了。叙述者这种态度在小说第55章表现得尤为突出:

(9) A whistle sounded, and Charles thought he had won the solitude he craved. But then,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a massively bearded face appeared at his window. The cold stare was met by the even colder **stare of a man** in a hurry to get aboard.

The latecomer muttered a “Pardon me, sir” and made his way to the far end of the compartment. **He** sat, **a man of forty or so**, his top hat firmly square, his hands on his knees, regaining his breath.

[...]

I see this with particular clarity on the face, only too familiar to me, of the bearded man who stares at Charles. And I will keep up the pretense no longer.

Now the question I am asking, **as I stare at Charles**, is not quite the same as the two above. But rather, what the devil am I going to do with you? (p. 346, p. 348)

在这一情节中叙述者化身为一个真切的人物出现在查尔斯面前,并用第三人称“**a man**”“**The latecomer**”“**He**”以及第一人称“**I**”来同时指称自己,透露自己貌似人物其实又是叙述者的身份。当

20世纪的叙述者与19世纪的人物同时乘上一列火车时,两个本来成为序列的时间段被并置在了一起。时间又被逆向穿越,具备了空间的特质。同时时间被压缩,两个世纪被压缩成一个时间点,时间被理解为空间物体。于是在叙述者的安排和指称词的用法上又暗含着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

有时,叙述者还把人物拉到自己与人物面前进行并置,于是时间进一步被当作空间来穿梭。不仅是20世纪的叙述者与19世纪的人物,还有20世纪之后各个时间段的读者,都出现在一个时间点上:

(10) If **you** had gone closer still, you would have seen that her face was wet with silent tears. She was not standing at her window as part of her mysterious vigil for Satan's sails; but as a preliminary to jumping from it. (pp. 83 - 84)

当然这句还是以虚拟语气出现的。有时叙述者将自己与读者同称作“**We**”

(11) Well, we laugh. But perhaps there is something admirable in this dissociation between what is most comfortable and what is most recommended. **We meet here, once again, this bone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 two centuries.** (p. 45)

当然在其他维多利亚小说中叙述者也会使用包括对方的“**We**”,但那里不是为了突出叙述者和读者不同于人物的思想与立场。而这篇小说既突出了叙述者和读者现代的立场,又将他们与19世纪的人物并置。这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真实时间观,即时间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的线性流逝;同时推崇了现象学的时间观:时间可以倒转,叙述者、读者、人物在感知中可以在某一时间点相遇。

TIME IS SPACE 隐喻在下一句叙述者对读者的建议中非常明显:

(12) This—the fact that every Victorian had two minds—is the one piece of equipment we must always take with us on **our travels back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319)

叙述者已经把从20世纪到19世纪的时间跨度当作空间来穿越,时间被用空间来加以理解,此句表达背后也有概念隐喻 TIME IS SPACE 在起作用。

4. 人物的时间观

叙述者在小说第13章提出“或许查尔斯就是我乔装的”(p. 85)。从许多关于时间的概念隐喻可见,主人公查尔斯确实具备叙述者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时间观。

首先,在刻画主人公查尔斯时,叙述者反复提醒读者查尔斯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而具有存在主

义思想,并把查尔斯的思想与萨特的观点相联系。“尽管查尔斯不具备存在主义的术语,却具备了存在主义的思想”(p.296)。同时,

(13) Realizing the limitation of his age's approach to appreciate nature, Charles is anxious to get free from his own a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is a Victorian anyway, **“he tried to dismiss the inadequacies of his own time's approach** to nature by supposing that one cannot reenter a legend.” (p.63)

可见查尔斯试图摆脱他时代的束缚。而他这努力冲出时代重围的思想又蕴含着对时间线性流逝的蔑视,以及希望跳跃时间轨道进入未来世纪的期望。这里他的思想中蕴含着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

同时,查尔斯的现象学时间观在他的一次思想顿悟中以具体的隐喻表达出来。在故事中查尔斯经历了一次重大思想蜕变。他在安抚一个与萨拉同名的妓女的女儿时,突然有了一个对时间的新的看法:

(14) And her instant change of mood, a gurgle of delight when at last **she clasped the coveted watch**, amused Charles. [...]

He smiled; for it was less a sentimental tenderness that little child brought than a restoration of his sense of irony, which was in turn the equivalent of a kind of faith in himself. Earlier that evening, when he was in Sir Tom's brougham, he had had a false sense of living in the present; his rejection then of his past and future had been a mere vicious plunge into irresponsible oblivion. Now he had a far more profound and genuine intuition of the great human illusion about **time**, which is that its reality **is like that of a road**—on which one can constantly see where one was and where one probably will be—instead of the truth: **that time is a room**, a now so close to us that we regularly fail to see it. (p.278)

这是作品中对查尔斯思想最重要的描写。其中“Time is a road”与“Time is a room”是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的两个语言表达形式。查尔斯意识到,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时间是一条道路其实是对时间的一种错误认识。相反,他认为时间是一个房间,这才是时间的真实面目。对于时间这一目标域,小说此处提供了两个空间范畴的始源域“道路”和“房间”。两个隐喻表达互为对比,展现了两种时间观。

如果说“Time is a road”,就是说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呈现出一个线性序列,如同一条延伸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人总可以看到自己已经穿越了的那段路途、正在行走的那段路途和即将经过的

那段路途。这正是客观主义的时间观。而查尔斯认为,这种观点制造了一种虚幻:人们总可以看清楚自己经过的路途和自己未来的路途。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事实上,当我们经历过去的时候,过去永远在黑暗之中,只有我们从现在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过去,才能给过去的走向附加上一条合理的线性逻辑。同时,将来总是展现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在事前并不能预测未来发展的轨迹。

与此相反,“Time is a room”这一隐喻表达了一种现象学的时间观。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看清我们过去和将来的路途。对过去经历的评判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处境,而将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偶然因素所决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现在”。

对于“现在”这一时间概念,两个隐喻展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Time is a road”所反映的客观真实的时间观中,时间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其中过去、现在、将来是同等重要的。但在“Time is a room”所揭示的现象学时间观中,时间既可以从过去流到现在再流向将来,又可以从将来流回现在再到过去,于是“现在”成为连接过去与将来的枢纽。同时,时间还可以被压缩成一个点,成为“现在”,而“现在”是人们感觉最为清晰的点。于是现象学时间观突出了“现在”这一概念,这就是查尔斯感觉到的“Time is a room”这一隐喻所表达的内涵:在时间这个房间里,人们只能感觉到“现在”这一时刻。而这一时刻永远在我们跟前,离我们很近,我们平时甚至都忽略了它的存在。

作品中查尔斯的性格发展正是从怀疑“Time is a road”所展示的客观性时间观到相信“Time is a room”所展示的现象学时间观。当生活中的矛盾把他又拉回到现实中时,他又会回到“Time is a road”的隐喻中。当天,他得知萨拉出走,而他又收到了萨拉的来信时,他感到“时间又变回了一条路”(p.280)。他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现实时间去解决无法逃避的难题。

但他的时间观越来越靠近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思想。在小说结尾处,出现了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的又一个重要语言表达:

(15) He heard the quiet opening of the door. But he did not turn. In a moment a hand lay on the high backrail of the wooden chair on which he sat. He did not speak and the owner of the hand did not speak; **absorbed by the watch**, the child too was silent. In some distant house an amateur, a lady with time on her hands—not in them, for the execution was poor, redeemed only by distance—began to play the piano: a Chopin mazurka, filtered through walls, through leaves and sunlight. Only that jerkily onward sound indicated progression. Otherwise it was the impossi-

ble: History reduced to a living stop, a photograph in flesh. (p. 391)

查尔斯最终找到了萨拉,但发现萨拉过上了独立自主的生活,并拒绝了自己的求婚。痛苦中查尔斯质问萨拉为何要毁掉自己的一生。听了查尔斯的质疑,萨拉依然坚持自己的独立生活,但不希望查尔斯怀着对自己的仇恨离开。于是她叫来了他们的孩子,那是她与查尔斯在旅馆那一夜亲密之后的结晶。这是查尔斯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个女儿。与例(14)相似的是,这个孩子与上面的孩子都在摆弄查尔斯的手表。这显示着客观的时间在滴滴答答地流逝。但这种客观真实的时间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在孩童手中玩耍的道具。在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心中,时间是所感知到的“现在”,于是时间的流逝、历史的进程被比喻成了一个空间存在的物体:历史停滞了,时间浓缩成一张活生生的照片。在孩子面前,查尔斯觉得自己过去的烦恼和痛苦都可忽略不计,而面前的孩子给了他对“现在”这一时刻最真切的感受。这一隐喻虽不如“Time is a room”那么直白,却同样表达了现象学的时间观:时间可以以不同方向流逝,甚至可以停滞,并可被压缩为一个点。在“现在”这一点上,时间停止了,这次查尔斯拿来作比的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张照片。在“Time is a photograph in flesh”这一表达中,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得到了优美的展现。

5. 结语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从叙述者的用语,到人物的语言,很多地方都蕴含着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二者互相呼应,在客观时间观之外又建构了现象学时间观,即相信时间不是线性流逝的,而是像空间一样可以让人逆向旅行,并可以像空间物体一样被压缩。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现象学时间观。本文分析了 TIME IS SPACE 这一概念隐喻在文本中的不同语言表达,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者在语言上如何表现了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时间观。

参考文献:

- [1] Currie, M.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M]. London: Macmillan, 2007.
- [2] Doherty, G. The Secret Plot of Metaphor: Rhetorical Designs in John Fowles'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 *Paragraph* 9 (March), 1987: 50 - 60.
- [3] Fowles, J.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Z]. Granada: Triad Paperbacks Ltd., 1969.
- [4] Fowles, J. Notes on an Unfinished Novel [C] // B. Malcolm. *The Novel Today: Contemporary Writers on Modern*

Fic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77.

- [5]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 [6] Kövecses, Z. *Metaphor—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7]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8] 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9] Lakoff, G.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10] McHale, B. *Constructing Postmodernism*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11] Onega, S. British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C] // Currie, M. *Metafiction*. London: Longman, 1995.
- [12] Pohler, E. M. Genetic and Cultural Selection i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 *Mosaic*, 2002. 35: 57 - 72.
- [13] Punday, D. Meaning in Postmodern Worlds: The Case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J]. *Semiotica*, 1997. 115.3 - 4: 313 - 343.
- [14] Ricoeur, P. *Time and Narrative* [M]. Vol. 2. Chicago: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5.
- [15] Sartre, J. P. *Being and Nothingness* [M]. Trans. By H. E. Barn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58, 2003.
- [16] Smyth, E. J.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C]. London: B. T. Batsford Ltd., 1991.
- [17] Stevenson, R.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in Britain [C] // E. J. Smyth.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London: B. T. Batsford Ltd., 1991.
- [18] Waugh, P.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M]. London: Methuen, 1984.
- [19] 陈静.《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存在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评论,2007a(5).
- [20] 陈静.从“新小说”的角度看约翰·福尔斯的真实观[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b(6).
- [21] 王慧,徐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论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4).
- [22] 欧亚玲.虚构与真实的交融——论《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元小说性[J].大众文艺,2009(1).

收稿日期:2010-09-23

作者简介:梁晓晖,女,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生,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体学研究。

责任编辑:赵小刚